

古典小說故事叢書

諸葛亮的故事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古典小說故事叢書

諸葛亮的故事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太原

内 容 提 要

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。“三国演义”这部小說，写了他一生的事情，特別写出了他的聪明智慧。当时中国分成了魏、蜀、吳三个国家，各国涌现了許多聪明人物，一个胜似一个；但是，誰也比不了蜀国的諸葛亮。书上写諸葛亮足智多謀，事实上是他善于認識客观环境，利用有利条件，周密計劃，一切早做准备，这样才能得到胜利、或者减少失敗中的損失。至于說到他能知道阴阳八卦，那不过是一些神話，是小說家故意把他夸大来描写的。从他的故事当中，是可以学习一些东西的，所以古話一直在說：“三个臭皮匠，抵个諸葛亮。”这本小书是从“三国演义”里摘下来的，书中包括了諸葛亮的故事的主要部分。因为有些删节，略略改动了一些字句。

諸 葛 亮 的 故 事

顧 学 頤 节編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3 印张 • 60,000字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 一 版

一九五九年九月太原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30,597—68,816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·100

定 价：二角八分

个
简

目次

一	刘玄德三顧草廬	1
二	博望燒屯	13
三	白河用水	18
四	舌战羣儒	22
五	草船借箭	31
六	南屏祭風	36
七	刘备託孤	40
八	五路退兵	42
九	北伐中原	47
十	收服姜維	53
十一	罵死王朗	59
十二	空城計	64
十三	六出祁山	73
十四	造木牛流馬	79
十五	五丈原归天	86

一 刘玄德三顧草廬

刘备，字玄德，乃漢中山靖王之後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，刘雄之孫，刘弘之子。献帝排看世譜，备乃帝之叔也。時曹操弄权，國事都不由帝做主，帝乃密下衣帶詔，令國舅董承，除去曹操。不意事机不密，反为操所知，害了董承，殺了貴妃。時刘备駐兵徐州。操因备亦在數中，遂率兵东征。备兵敗，乃往冀州，投奔袁紹。因關羽殺了紹將，不能相容，备遂往荊州，投奔刘表。表待之甚厚，令其暫駐襄陽新野縣。备借此作基本，密訪賢才，先得穎川徐庶元直做軍師。因用其計，擊退曹兵。曹操得知徐庶天性至孝，乃將其母拘在营中。徐庶聞母被囚，方寸頓乱，便辞刘备，前往許昌。臨行之际，謂玄德曰：“此間有一奇士，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。使君何不求之？”玄德曰：“敢煩元直为备請來相見。”庶曰：“此人不可屈致，使君可親往求之。若得此人，無異周得呂望^①、漢得張良^②也。”玄德曰：“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？”庶曰：“以某比之，譬猶駑馬並麒麟、寒鴉配鸞鳳耳。此人每嘗自比管仲、樂毅^③；以吾觀之，管、樂殆不及此人。此人有經天緯地之

① 呂望——就是姜尚、姜子牙，人稱姜太公，是周代開國第一功臣。

② 張良——就是張子房。西漢時人。他輔佐漢高祖平定天下，是漢朝開國的謀臣。

③ 管仲、樂毅——管仲是春秋時齊國的大政治家，曾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，稱霸天下。樂毅是戰國時燕國的上將軍，曾率趙、楚、韓、魏、燕五國的軍隊攻打齊國，大破齊兵。

才，蓋天下一人也。”玄德喜曰：“願聞此人姓名。”庶曰：“此人乃瑯琊陽都人：複姓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。乃漢司隸校尉諸葛丰之後。其父名珪，字子貢，為泰山郡丞，早卒。亮从其叔玄。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，因往依之，遂家於襄陽。後玄卒，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。嘗好為‘梁父吟’^①。所居之地有一岡，名臥龍岡，因自号为‘臥龍先生’。此人乃絕代奇才，使君急宜枉駕見之。若此人肯相輔佐，何愁天下不定乎！”玄德曰：“備曾聞人言：‘伏龍、鳳雛，兩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’今所云莫非即伏龍、鳳雛乎？”庶曰：“鳳雛乃襄陽龐統也。伏龍正是諸葛孔明。”玄德踴躍曰：“今日方知伏龍、鳳雛之語。何期大賢只在目前。非先生言，備有眼如盲也！”

徐庶既去，玄德引眾將回至新野，便具厚幣，要同關羽、張飛前往南陽去請孔明。正安排間，忽人報：“門外有一先生，峨(ゴ)冠博(ウゴ)帶^②，道貌非常，特來相探。”玄德曰：“此莫非即孔明否？”遂整衣出迎。視之，乃司馬徽(シマヒ)也。玄德大喜，請入後堂高坐，拜問曰：“備自別仙顏，日因軍務倥(カマシ)惚(アマシ)^③，有失拜訪。今得光降，大慰仰慕之私。”徽曰：“聞徐元直在此，特來一会。”玄德曰：“近因曹操囚其母，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。”徽曰：“此中曹操之計矣！吾素聞徐母最賢，虽為操所囚，必不肯馳書召其子：此書必詐也。元直不去，其母尚存；今若去，母必死矣。”玄德驚問其故。徽曰：“徐母高義，必

① “梁父吟”——古代樂府曲名。

② 峨冠博帶——高帽子和寬帶子。

③ 倥惚——迫促、繁忙的意思。

羞見其子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元直臨行，荐(ㄎㄧㄣ)南陽諸葛亮，其人若何？”徽笑曰：“元直欲去，自去便了，何又惹他出來嘔(ㄨ)心血也！”玄德曰：“先生何出此言？”徽曰：“孔明与博陵崔州平、穎(ㄣ)川石廣元、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。此四人务於精純，惟孔明独觀其大略。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：‘公等仕進可至刺史、郡守①。’众問孔明之志若何，孔明但笑而不答。每常自比管仲、樂毅，其才不可量也。”玄德曰：“何穎川之多賢乎！”徽曰：“昔有殷墟(ㄧㄣㄨ)善觀天文，嘗謂‘羣星聚於穎分，其地必多賢士’。”時雲長在側曰：“某聞管仲、樂毅乃春秋、戰國名人，功盖寰(ㄍㄨㄞ)宇②。孔明自比此二人，毋乃太过？”徽笑曰：“以吾觀之，不当比此二人；我欲另以二人比之。”雲長問：“那二人？”徽曰：“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、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。”众皆愕(ㄛ)然。徽下階相辞欲行，玄德留之不住。徽出門仰天大笑曰：“臥龍虽得其主，不得其時，惜哉！”言罢，飄然而去。玄德歎曰：“真隱居賢士也！”

次日，玄德同關、張並从人等來隆中。遙望山畔數人，荷(ㄏ)鋤耕於田間，而作歌曰：

蒼天如圓蓋，陸地似棋局。世人黑白分，往來爭榮辱。榮者自安安，辱者定碌(ㄌ)碌。南陽有隱居，高眠臥不足。

① 刺史、郡守——東漢時，地方行政區最大的是州，長官叫做刺史。郡比州小，郡的長官叫做太守。

② 寰宇——天下。古人把中國當做天下，所以寰宇指的就是整個中國。

玄德聞歌，勒馬喚農夫問曰：“此歌何人所作？”答曰：“乃臥龍先生所作也。”玄德曰：“臥龍先生住何處？”農夫曰：“自此山之南，一帶高岡，乃臥龍岡也。岡前疎林內茅廬(カメ)中，即諸葛先生高臥之地。”玄德謝之，策馬前行。不數里，來到莊前，下馬親叩柴門，一童出問。玄德曰：“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(ロ)州牧皇叔刘备特來拜見先生。”童子曰：“我記不得許多名字。”玄德曰：“你只說刘备來訪。”童子曰：“先生今早少出。”玄德曰：“何處去了？”童子曰：“蹤(アメル)跡(フミ)不定，不知何處去了。”玄德曰：“幾時歸？”童子曰：“歸期亦不定，或三五日，或十數日。”玄德惆(イヌ)悵(ユヅ)①不已。張飛曰：“既不見，自歸去罷了。”玄德曰：“且待片時。”雲長曰：“不如且歸，再使人來探听。”玄德从其言，囑(ユヅ)付童子：“如先生回，可言刘备拜訪。”

遂上馬，行數里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，果然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澄(イロ)清；地不廣而平坦，林不大而茂盛；猿鶴相親，松篁(ハナバシ)交翠：觀之不已。忽見一人，容貌軒昂，丰姿俊爽，頭戴(カサ)逍遙巾，身穿皂布袍，杖藜(カサ)从山僻小路而來。玄德曰：“此必臥龍先生也！”急下馬向前施禮，問曰：“先生非臥龍否？”其人曰：“將軍是誰？”玄德曰：“刘备也。”其人曰：“吾非孔明，乃孔明之友：博陵崔州平也。”玄德曰：“久聞大名，幸得相遇。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？”州平曰：“吾亦欲訪之，正不知其何往。”玄德曰：“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？”州平曰：“愚性頗樂閒散，無意功名久矣；容他日再見。”言訖，長揖而去。玄德与關、張上

① 惆悵——形容失望的样子。

馬而行。

三人回至新野，過了數日，玄德使人探听孔明。回報曰：“臥龍先生已回矣。”玄德便教備馬。張飛曰：“量一村夫，何必哥哥自去，可使人喚來便了。”玄德叱曰：“汝豈不聞孟子云：‘欲見賢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’孔明當世大賢，豈可召乎！”遂上馬再往訪孔明。關、張亦乘馬相隨。時值隆(ㄌㄨㄥˊ)冬，天氣嚴寒，彤(ㄊㄨㄥˊ)雲^①密布。行無數里，忽然朔風凜(ㄌㄩㄣˊ)凜，瑞雪霏(ㄈㄟ)霏；山如玉簇(ㄘㄨˋ)，林似銀妝。張飛曰：“天寒地凍，尚不用兵，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！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。如弟輩怕冷，可先回去。”飛曰：“死且不怕，豈怕冷乎！但恐哥哥空勞神思。”玄德曰：“勿多言，只相隨同去。”將近茅廬，忽聞路傍酒店中有二人作歌，歌罢撫(ㄈㄨˇ)掌大笑。玄德曰：“臥龍其在此間乎？”遂下馬入店。見二人憑桌對飲：上首者白面長鬚，下首者清奇古貌。玄德揖而問曰：“二公誰是臥龍先生？”長鬚者曰：“公何人？欲尋臥龍何幹？”玄德曰：“某乃劉備也。欲訪先生，求濟世安民之術。”長鬚者曰：“我等非臥龍，皆臥龍之友也；吾乃潁川石廣元，此位是汝南孟公威。”玄德喜曰：“備久聞二公大名，幸得邂逅(ㄉㄞˋㄘㄨˋ)近(ㄉㄨㄣˋ)②。今有隨行馬匹在此，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。”廣元曰：“吾等皆山野慵(ㄩㄥ)懶之徒，不省治國安民之事，不勞下問。明公請自上馬，尋訪臥龍。”

① 彤雲——就是同雲。下雪時，雲的顏色全是一樣，所以叫做同雲。

② 邂逅——事先沒有約會，忽然遇見了，叫做邂逅。

玄德乃辞二人，上馬投臥龍岡來。到莊前下馬，扣門問童子曰：“先生今日在莊否？”童子曰：“現在堂上讀書。”玄德大喜，遂跟童子而入。至中門，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：“淡泊以明志”，“寧靜而致遠”。玄德正看間，忽聞吟詠之聲，乃立於門側窺（カメ）之，見草堂之上，一少年拥爐抱膝，歌曰：

鳳翔（カ）翔（カ）於千仞兮，非梧不棲；士伏處
於一方兮，非主不依。樂躬耕於隴（カ）畝兮，
吾愛吾廬；聊寄傲於琴書兮，以待天時。

玄德待其歌罷，上草堂施禮曰：“备久慕先生，無緣拜會。昨因徐元直稱荐，敬至仙莊，不遇空回。今特冒風雪而來，得瞻（カ）道貌，實為万幸！”那少年慌忙答禮曰：“將軍莫非刘豫州，欲見家兄否？”玄德驚訝曰：“先生又非臥龍耶？”少年曰：“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。愚兄弟三人：長兄諸葛瑾，現在江东孫仲謀處為幕賓。孔明乃二家兄。”玄德曰：“臥龍今在家否？”均曰：“昨为崔州平相約，出外閒遊去矣。”玄德曰：“何处閒遊？”均曰：“或駕小舟游於江湖之中；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；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；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；往來莫測，不知去所。”玄德曰：“刘备直如此緣分淺薄，兩番不遇大賢！”均曰：“少坐獻茶。”張飛曰：“那先生既不在，請哥哥上馬。”玄德曰：“我既到此間，如何無一語而回？”因問諸葛均曰：“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（カ）韜（カ）略①，日看兵書，可得聞乎？”均曰：“不知。”張飛曰：“問他則甚②！風雪甚緊，不如

① 韜略——兵法和謀略。

② 則甚——做什麼。

早歸。”玄德叱止之。均曰：“家兄不在，不敢久留車騎，容日却來回禮。”玄德曰：“豈敢望先生枉駕。數日之後，當再至。願借紙筆作一書，留達令兄，以表劉備懇懃之意。”均遂進文房四寶。玄德呵開凍筆，拂展雲箋，寫書曰：

備久慕高名，兩次晉謁，不遇空回，惆悵何似！竊念備漢朝苗裔^①，濫^②叨名爵^③，伏觀朝廷陵替^④，綱紀崩摧，羣雄亂國，惡黨欺君，備心胆俱裂。虽有匡濟之誠，實乏經綸^⑤之策。仰望先生仁慈忠義，慨然展呂望之大才，施子房之鴻略，天下幸甚！社稷幸甚！先此布達，再容齋^⑥戒薰^⑦沐，特拜尊顏，面傾鄙悃^⑧。統希鑒原！

玄德寫罷，遞^⑨與諸葛均收了，拜辭出門。均送出，玄德再三懇懃致意而別。方上馬欲行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，叫曰：“老先生來也。”玄德視之，見小橋之西，一人煖帽遮頭，狐裘蔽^⑩體，騎着一驢，後隨一青衣小童，攜一葫蘆酒，踏雪而來；轉過小橋，口吟詩一首。詩曰：

一夜北風寒，萬里彤雲厚。長空雪亂飄，改盡江山舊。仰面觀太虛，疑是玉龍門；紛紛鱗甲飛，頃刻遍宇宙。騎驢過小橋，獨歎梅花瘦。

玄德聞歌曰：“此真臥龍矣！”滾鞍下馬，向前施禮曰：“先生冒寒不易！劉備等候久矣！”那人慌忙下驢答禮。諸葛均在後曰：“此

① 苗裔——後代。

② 濫——衰弱、敗壞的意思。

③ 經綸——本意是整理絲，這裏指的是辦理國家政治。



刘玄德三顧草廬

非臥龍家兄，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。”玄德曰：“適間所吟之句，極其高妙。”承彥曰：“老夫在小壻家觀‘梁父吟’，記得這一篇；適過小橋，偶見籬(篱)落間梅花，故感而誦之。不期為尊客所聞。”玄德聞言，辭別承彥，上馬而歸。正值風雪又大，回望臥龍岡，悵(惘)快(快)不已。

玄德回新野之後，光陰荏苒(荏苒)②，又早新春。乃令卜者揲(揲)蓍(蓍)③，選擇吉期，齋戒三日，薰沐更衣，再往臥龍岡謁孔明。關、張聞之不悅，遂一齊入諫玄德。關公曰：“兄長兩次親往拜謁，其禮太過矣。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，故避而不敢見。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！”玄德曰：“不然！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④，五反而方得一面。況吾欲見大賢耶！”張飛曰：“哥哥差矣！量此村夫，何足為大賢？今番不須哥哥去；他如不來，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！”玄德叱曰：“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？文王且如此敬賢，汝何太無禮！今番汝休去，我自與雲長去。”飛曰：“既兩位哥哥都去，小弟如何落後？”玄德曰：“汝若同往，不可失禮。”飛應諾。

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。離草廬半里之外，玄德便下

① 悵快——憂愁不安的樣子。

② 荏苒——時間漸漸過去。

③ 揲蓍——用蓍草卜卦。

④ 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——有一次齊桓公去看一個小臣，三次都沒有見着。旁人勸他不要去了，他不听，到第五次才見着那個人。這裏說的東郭野人就是指原來故事裏的“小臣”。

馬步行，正遇諸葛均。玄德忙施禮，問曰：“令兄在莊否？”均曰：“昨暮方歸。將軍今日可與相見。”言罷，飄然自去。玄德曰：“今番僂(ㄏㄣ)倖(ㄊㄩ)得見先生矣！”張飛曰：“此人無禮！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，何故竟自去了！”玄德曰：“彼各有事，豈可相強。”三人來到莊前叩門，童子開門出問。玄德曰：“有勞仙童轉報：刘备專來拜見先生。”童子曰：“今日先生虽在家，但今在草堂上晝(ㄕㄨㄞ)寢(ㄑㄩ)未醒。”玄德曰：“既如此，且休通報。”分付關、張二人，只在門首等着。玄德徐步而入，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。玄德拱立階下。半晌，先生未醒。關、張在外立久，不見動靜，入見玄德猶然侍立。張飛大怒，謂雲長曰：“這先生如何傲慢！見我哥哥侍立階下，他竟高臥，推睡不起！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，看他起不起！”雲長再三勸住。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。望堂上時，見先生翻身將起——忽又朝裏壁睡着。童子欲報。玄德曰：“且勿驚動。”又立了一個時辰，孔明才醒，口吟詩曰：

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

孔明吟罷，翻身問童子曰：“有俗客來否？”童子曰：“刘皇叔在此立候多時。”孔明乃起身曰：“何不早報！尚容更衣。”遂轉入後堂。又半晌，方整衣冠出迎。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，面如冠玉，头戴綸(ㄌㄨㄣ)巾^①，身披鶴氅(ㄏㄜ)②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玄

① 綸巾——用青絲綬做成的一種冠巾，一名“諸葛巾”。

② 鶴氅——用鳥的羽毛做成的大衣。

德下拜曰：“漢室末胄、涿郡愚夫，久聞先生大名，如雷貫耳。昨兩次謁，不得一見，已書賤名於文几，未審得入覽否？”孔明曰：“南陽野人，疎懶性成，屢蒙將軍枉臨，不勝愧赧(ㄉㄞˋ)①。”二人敘禮畢，分賓主而坐。童子獻茶。茶罷，孔明曰：“昨觀書意，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；但恨亮年幼才疎，有誤下問。”玄德曰：“司馬德操之言，徐元直之語，豈虛談哉！望先生不棄鄙賤，曲賜教誨(ㄅㄛˋㄟ)。”孔明曰：“德操、元直，世之高士。亮乃一耕夫耳，安敢談天下事？二公謬(ㄇㄟˋ)舉矣。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大丈夫抱經世奇才，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？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，開備愚魯而賜教。”孔明笑曰：“願聞將軍之志。”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：“漢室傾頽(ㄊㄨㄟˋ)，奸臣竊命，備不量力，欲伸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術淺短，迄無所就。惟先生開其愚而拯(ㄗㄥˇ)其厄，實為萬幸！”孔明曰：“自董卓造逆以來，天下豪傑並起。曹操勢不及袁紹，而竟能克紹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拥百萬之眾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据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据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地，非其主不能守；是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國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；今劉璋闇弱，民殷國富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(ㄉㄞˋ)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、益，保其巖(ㄣˊ)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彝(ㄣˊ)、越，外結孫權，內修政理；待天下有變，

① 愧赧——慚愧、難為情。

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，百姓有不箠(カマ)食(シ)壺(フ)漿^①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大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。惟將軍圖之。”言罷，命童子取出畫一軸，挂於中堂，指謂玄德曰：“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。將軍欲成霸業，北讓曹操占天時，南讓孫權占地利，將軍可占人和。先取荊州為家，後即取西川建基業，以成鼎(カ)足之勢，然後可圖中原也。”玄德聞言，避席拱手謝曰：“先生之言，頓開茅塞，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。但荊州劉表、益州劉璋，皆漢室宗親，備安忍奪之？”孔明曰：“亮夜觀天象，劉表不久人世；劉璋非立業之主；久後必歸將軍。”玄德聞言，頓首拜謝。只這一席話，乃孔明未出茅廬，已知三分天下，真萬古之人不及也！

玄德拜請孔明曰：“備雖名微德薄，願先生不棄鄙賤，出山相助。備當拱聽明誨。”孔明曰：“亮久樂耕鋤，懶於應世，不能奉命。”玄德泣曰：“先生不出，如蒼生何！”言畢，淚沾袍袖，衣襟(カ)盡濕。孔明見其意甚誠，乃曰：“將軍既不相棄，願効犬馬之勞。”玄德大喜，遂命關、張入，拜獻金帛禮物。孔明固辭不受。玄德曰：“此非聘大賢之禮，但表劉備寸心耳。”孔明方受。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。次日，諸葛均回，孔明囑付曰：“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，不容不出。汝可躬耕於此，勿得荒蕪田畝，待我功成之日，即當歸隱。”

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，與孔明同歸新野。玄德待孔明如

① 箠食壺漿——箠，是盛食物的竹筒。食，是食物。漿，是酒。箠食壺漿，指慰勞時攜帶着食物和酒。

師，食則同桌，寢則同榻(云々)，終日共論天下之事。

二 博望燒屯

却說曹操罢三公之職，自以丞相爲之。以毛玠爲東曹掾(ロウ)，崔琰爲西曹掾，司馬懿爲文學掾。——懿字仲達，河內溫人也。——自是文官大备，乃聚武將商議南征。夏侯惇(カメヲ)進曰：“近聞刘备在新野，每日教演士卒，必爲後患，可早圖之。”操卽命夏侯惇爲都督；于禁、李典、夏侯蘭、韓浩爲副將；領兵十萬，直抵博望城，以窺新野。荀彧(ロ)諫曰：“刘备英雄，今更兼諸葛亮爲軍師，不可輕敵。”惇曰：“刘备鼠輩耳，吾必擒之。”徐庶曰：“將軍勿輕視刘玄德。今玄德得諸葛亮爲輔，如虎生翼矣。”操曰：“諸葛亮何人也？”庶曰：“亮字孔明，道号臥龍先生。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出鬼入神之計，眞當世之奇士，非可小覷(くロ)。”操曰：“比公若何？”庶曰：“庶安敢比亮：庶如螢(ロ)火之光，亮乃皓月之明也。”夏侯惇曰：“元直之言謬矣。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，何足懼哉！吾若不一陣生擒刘备，活捉諸葛，願將首級獻与丞相。”操曰：“汝早報捷(ロ)書，以慰吾心。”惇奮然辭曹操，引軍登程。

却說玄德自得孔明，以師禮待之。關、張二人不悅，曰：“孔明年幼，有甚才學！兄長待之太過！又未見他眞實效驗！”玄德曰：“吾得孔明，猶魚之得水也。兩弟勿復多言。”關、張見說，不